

蜀山劍俠傳

漓江出版社

合璧七修劍

還珠樓主著

邵邱凌建標點



目 录

第 一 回	干戈化玉帛 辽海澄波宁远峤 寻幽参妙法 千山明月渡飞仙	 (1)
第 二 回	谢罪登门 女神婴正言规苗祖 隐身探敌 小癩姑妙法戏妖徒	 (37)
第 三 回	奇宝丽霄 不尽祥氛消邪火 惊霆裂地 无边邪火走仙娃	 (49)
第 四 回	小住碧云塘 历劫丹砂谈霞举 独探红木岭 冲霄剑气化龙飞	 (79)
第 五 回	千里传真 一鉴芳塘窥万象 众仙斗法 五云毒瘴失仙机	 (107)
第 六 回	鸣鼓兴戎 众仙奋斗苗人祖 腾光护法 七矮欣逢苦竹仙	 (143)
第 七 回	布阵遇妖氛 霞影千重由地起 飞身援道侣 彩云一片自天来	 (164)
第 八 回	破遁闪灵旗 变灭盈虚森气象 传声谈旧迹 循环因果快恩仇	 (192)
第 九 回	绝海剪鲸波 万里冰天求大药 荒原探鳌极 千寻雪窖晤真灵	 (208)
第 十 回	奇景丽春秋 灼灼花枝明似焰 极光涵海岳 沉沉丹井酷生寒	 (252)

第十一回	一径入晶宫 广殿通明参极主 横空张绿网 长天无际遁飞人	(283)
第十二回	天末涌金轮 海气荒凉观日景 洞中惊黑管 岚光明丽访仙娃	(318)
第十三回	云山无恙 道侣修真 玉牒生芒 妖尸惧祸	(342)
第十四回	绝艳迷人 尤物原祸水 行波入地 圣池走神婴	(364)
第十五回	复壁行波 潜踪穿秘甬 遗音示业 古洞困神婴	(389)
第十六回	华日丽仙山 花放水流入独立 灵潭追魅影 星驰电射燕飞来	(416)
第十七回	急难脱身 英云双入险 玄机禁制 土木两无功	(448)
第十八回	穹顶舞寒星 沧海蹄涔迷鬼主 祥宫伤炼士 珠光剑气护仙娃	(477)
第十九回	双脱重围 无心铸错 独寻良友 巧意逢真	(497)
第二十回	厉啸落长空 电射屠龙驱丑魅 祥云封圣域 花开见佛拜神僧	(521)
第二十一回	有无相生 七宝幢中呈瑞彩 先机若悟 小寒山上谒神尼	(553)
第二十二回	款仙宾 清谈灵石筑 参慈父 同上武夷山	(581)

第二十三回	灵石筑 五女谈心 古杉坪 二仙盗法	(593)
第二十四回	喜得先机 良友关心辞小住 忧深末劫 妖尸失计召淫魔	(619)
第二十五回	密室觑浓春 玉软香温惊绝艳 祥云消煞火 金光宝相走神婴	(653)
第二十六回	轻敌蹈危机 暗袭阴魔迷幻相 转安凭定力 内莹神智返真如	(682)
第二十七回	烈焰可栖身 一朵灯花生世界 微波能起浪 几重煞幕护妖坛	(718)
第二十八回	势蹙怅双飞 妄肆凶威残羽党 计穷轻一掷 自投罗网困金屏	(735)
第二十九回	月弩荡阴霾 厉啸一声飞毒手 金幢压地肺 伽音九劫起真灵	(765)
第三十回	佛火炼妖尸 独指禅光擒艳鬼 莲花明玉钥 重开宝鼎脱神婴	(789)
第三十一回	无意纵凶顽 七宝腾辉穿秘雨 同心求圣籍 一丸神泥锁玄关	(813)

第十五回

复壁行波 潜踪穿秘甬

遗音示业 古洞困神婴

话说女神婴易静同了癡姑、李英琼三人，在北海陷空岛，归途路遇金鳧仙子辛凌霄和兀南公的女弟子沙红燕，得知幻波池中艳尸玉娘子崔盈气候将成，恐众门人有失，忙和金蟬等七矮弟兄作别。赶回静琼谷一看，众弟子俱在谷中炼法，安然无恙。只辛凌霄在幻波池旁遇见上官红，爱她资质，意欲强收为徒，吃上官红引入禁网，几乎被困，受了众弟子几句讥嘲，负气走去。

易静本欲往探妖窟，吃癡姑婉言劝止。因妖尸受了圣姑玉牒血书警告，闭门不出，中止勾结妖党，一晃半年多，俱无甚事发生。这日因英琼功候忽然精进，正在入定之际，癡姑恐有魔头侵害，在侧守护。易静先也在室中守护，待了一会，看出英琼元神湛定，功候甚纯，料知无事，有癡姑一人守护已足。当晚恰值众弟子对月夜饮，独自隐身前往，暗中考查众弟子的言行心志。一听所谈，才知幻波池仍不时有妖人来去；并且当

日黄昏前，还来了一个厉害妖人，乃是前杀妖道漆章之师。众弟子因易静回山以前，白眉禅师曾命白雕传语叮咛，说妖尸气运还有两三年，不到时期，不可轻举妄动，掌教师尊仙示也曾警诫。但想妖师记着杀徒之恨，迟早来犯；自恃法力和身带七宝，打算背着众弟子独往池边守候，将妖人除去，再使知晓。本意迎头除害，以免爱徒忧虑，只就便略为观察池底动静，相机行事，没想深入重地，当时隐了身形。妖人上来，还特意引开，再行下手。不料斗法时，易静轻视妖人，略为疏忽，为妖人法宝所伤。虽是炼就元婴，无甚妨害；但是生平，除与“赤身教主”鸠盘婆斗法吃过一次大亏外，从未受过甚挫折。便是上次紫云宫被困，人并无伤。天性又极好胜，不禁勾动怒火。同时，又发现，妖人系由池中灵泉水道出入。一时负气，竟将前念触动，匆匆未暇思索，径随妖人之后，水遁追入。

易静到时，妖人已先出水，被妖尸引走。刚由池中飞出，随往宝鼎之后窥伺，忽来二妖党；对谈了一会，忽又被妖尸艳歌之声引去。偷听语意，得知踪迹已露，只妖尸还未拿定虚实。一面归路已断，洞中禁制重重，反正要寻到空隙，才能施展法力脱出，先想跟踪，探看全洞虚实，临起身前，见壁上多了两个门户，二妖党来去各走一门，猛触灵机，故意与之相反，径由二妖来路门中走进，果然发现妖尸新辟的一条秘径。妖尸原以妖人生魂回报，言说逃时敌人在后穷追，估量人已深入重地，困在金水禁制之内，忙命二妖党前来查看擒人。妖尸又想借此支走二妖党，和心上人谈情密语。及听二妖党回说，池中无人，池中禁制也无异状。虽知圣姑禁制难破，来人如若强行冲出，立有警兆，不会如此安静。但是来人正是上次盗走玉鼎中百余件法宝的三女之一，法力高强，乃自己的克星。

彼时妖尸因身受圣姑禁制，元神虽能游行全洞，但是好些

法术都不能使用。对方法宝、飞剑威力甚大，一露形迹，反为所伤。尤其敌人取宝前，方欲作梗，青玉壁上，圣姑留影便现怒容，益发不敢妄动，忿无可泄，只在三女走时，拚着冒险，引动埋伏，从后掩袭。无如三女飞遁神速，外面又有佛家法力接应，并未伤着毫发，眼望其从容得手而去，无可奈何。最难受是鼎中有两件法宝，专破后洞和玉壁宝库神钥之禁，于己关系最大，同被盗走，一件未留。至今想起切齿，引为深仇大恨。妖尸看出三女比先来被迷水底的少年男女不同，好些均与圣姑遗偈相合，明是自己克星。看那来势，洞中底细似已尽知，断定早晚必还再来。今既追敌来此，决不会因水道隔断，便自胆怯返回之理，二妖党许是料错。妖尸事前原也想到，恐敌人先已出水，看洞中埋伏未被触动，多半隐身在侧，曾命二妖党归途绕行伏地，诱敌入网。一听敌人无踪，各伏地均无动静，想起：“妖人生魂回时，因失躯壳怀恨，隐秘不告，才有此失。敌人如已深入，固是祸害，就算知道洞中埋伏厉害，见水道一断，生了畏心，真个中途折回，自己终拿不定真假，也是平白多上好些惊扰，未查明虚实以前，决难安心。如在生魂用水时立即告知，敌人如来，举手便可成擒，自不必说；便是未来，也易分晓，何致如此？”一面又疑心本无此事，乃妖魂记仇，故意诬报，使己忧心劳虑，张惶不宁，聊以泄忿。

妖尸越想越气，正在施展酷刑，处置妖魂出气。猛想起：“仇敌法力甚高，灵警异常。二妖党去时，为了求快，所行乃是自己新辟的壁中甬道，全洞几处重要所在全可通行。也许敌人发觉去人往来门户不同，生疑，未曾上当。照此推断，不是无心中走入甬道秘径，便是觊觎上次不曾取走的那宝鼎中所藏至宝，此事关系更不在小。”心念一动，顾不得再消遣妖魂出气，一面行法，逐段封闭通路，一面对三个心腹妖党授以机宜，

令往东洞宝鼎旁，如言行事。也是易静机缘凑巧，妖尸过于重视敌人，既想生擒，拷问详情，用妖法迫令献出上次所得宝物，又以为耽误了些时候，敌人飞遁甚速，惟恐潜入北洞停尸根本之地，上来急匆匆，先把北洞甬道入口封闭。跟着封闭东洞入口，再沿途封闭过去，欲用隔水擒鱼之法，一段段搜索，查看过去。全甬道甚长，共有五洞二十五出口，这一来，两头虽断，中间却是空着。

易静初涉险地，又颇谨细机警，初入飞行甚缓，一步步试探前进，与妖尸所料恰是相反。东洞入口封闭在后，刚巧易静走入不远。正行之间，瞥见身后烟光闪处，归路已断。久经大敌，识得敌人用意，心料妖尸生疑，底下必有文章。见前面甬道甚长，曲折上下，忙把遁光加急，冒险驶去。晃眼又抵一处宫室，见门内禁制密布，对面小门，与前面东洞入口一样，猛想起：“全洞五宫，三百八十七间玉房石室，洞径回环往复，并非顺行。妖尸住在北头第五洞，这里必是第二洞无疑。”心方寻思，忽觉有警，易静刚往前略闪，身后烟光杂沓，又被隔断。有此两次经历，不禁大悟，暗忖：“妖尸必是两头行法堵截，等将自己困在甬道以内，再一段段搜索过来。前面必是中洞，圣姑寝宫。为今之计，只有乘未隔断以前，隐入中洞，觅地潜伏。妖尸心畏圣姑威灵，多半不敢妄入。自己未现形迹，只要隐过一时，妖尸遍搜无迹，去了疑心，便可从容行事。中洞枢纽，关系最重，弄巧还许深入宝山，饱载而回，都不一定。英琼莲花玉钥忘了要来，玉壁宝库难开，后洞藏珍或者有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至多入伏，拚着犯一点险，用法宝之力，将未来仙府毁去一些，异日费点心力重新修复，也不致于不能脱身。”

易静边想边往前急驰，想完人也飞到。果非中洞所在，只

入口对面是原有宫室，不是妖尸新辟，与一、二两洞不同。门内是间广堂，壁上也未设有五遁禁制，只是里壁上还有一个圆门，看去颇深，知道此门只是中洞后宫入口，圣姑法体深藏在内。后面妖尸正在作怪追来，时机稍纵即逝，难得内中不似设有埋伏，无须费事，足可藏身待时，立即飞身而入。

易静身刚进门，未及仔细观察，身后烟光又起，甬道固是从中隔断，入口也吃封闭。心中还想：“这类邪法封禁，与圣姑所设埋伏不同。如不为妖尸数限未终，此行虚实未得，更怕因而引起全洞埋伏，妖尸妖党倚着地利，一齐来攻，自己势孤，难于应付的话，就此硬冲，也冲了出去。单凭妖尸，如何阻得住我？”她边想边看，见室中左壁，正中一个大蒲团，旁设钟磬木鱼，俱有架栏。右壁空无他物，只玉壁上有一大圆圈，色作金黄，深浸玉骨，看去似是生成如此，不是人工法力所为。洞中原多灵迹，易静试一抚拭，并无异状，也就不以为意，身形早隐。先料妖尸封闭完了五洞，必要逐洞搜索，暗中防备，待了一阵，留神查听内外，俱无动静。易静暗忖：“妖尸这等沿途截断情景，分明料定有人深入，岂有不逐段搜索之理。前后已有个把时辰，妖尸如当我已入伏地，不能脱身，这里又是圣姑灵寝所在，不敢妄入，故作不理，以逸待劳，也应有点声形现出，怎会静悄悄的，不见一毫迹兆？实是奇怪！”念头一转，再往后壁圆门之中仔细观察，仍和先见一样，别无变化。

易静先由甬道走进时，因见退路门户已然封闭，对面圆门看去甚深，知道此是中洞寝宫入口，圣姑藏法体的灵寝就在里面。门内进数颇多，可是直看进去老远，方能到头。中间许多层洞室，凭自己一双法眼，门内两旁有何景事，竟看不出。情知有异，不是可以轻易涉足，前进必要犯险。一面又算计，妖尸既用隔水捉鱼之法，来势必极迅速，准备先行应敌，然后相

机进止，未得十分注视。及至久候妖尸不至，她运用目力细一查看，才看出圣姑法力的神妙。原来内中只有两层洞室，连外间共才三层，乍见乃是虚景，但能随人心意发生变幻。如非法力高深，稍为疏忽，立即上当。事前如未看出底细，只一进门，触动埋伏，立生妙用，随人心意化出诸般幻境。神志一迷，便自昏倒，失陷在内。另外还有甚别的厉害禁法？尚不可知。

易静二次寻思：“自己本为探看虚实而来，此与北洞妖窟，俱是全洞命脉最重要的所在，圣姑法体和藏天书的宝库，均在里面，又被妖尸封闭在此，早晚须觅出路。这诸天玄境幻象既被识破，纵有别的禁制，至多遇阻，不能前进，仍退原地，只要把稳心神，防御周密，决不致于受甚伤害。已入宝山，岂可空手回去？反正要与妖尸一战，何不冒险，直入寝宫一行？如能有成，固出意外；如若阻折回来，率性施展法力，冲破妖尸禁制，杀将出去，再作计较。”想到这里，易静便将护身七宝准备停当。在兜率宝伞防身之下，左手持六阳神火鉴，右手取一粒太乙散光丸、一粒灭魔弹月弩，一面运用玄功，镇定心得，驾起遁光，足离地面二、三尺，凌虚步空而行，试探着缓缓往里飞遁。

那间圆门，宽约两丈，高约七丈，外观已极崇阔。再一走进，始而彩光闪闪，耀眼欲花。尚幸易静识得仙法微妙，知道此时相随心幻，只把心神镇定，灵府空明，一念不生，依旧缓缓前行。进不两丈，忽听一个少女喝道：“来人止步！免遭不测。”易静听出那口音，与上次来此取宝鼎中语相似，知是圣姑遗音。忙即止步，定睛一看，彩光已随声而隐，全景立即呈现。当地乃是一间极广大的洞室，上下四壁俱是整片碧玉，地甚空旷，当中现出一座三丈方圆的白玉榻。榻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妙龄少女，与上次东洞宝鼎前玉屏上面圣姑仙容，一般无

二，只装束有异。满头秀发，披拂两肩。一手指地，一手掐着印诀，柔荑纤纤，春葱如玉。下面赤着一双白如霜雪，胫骨丰妍的秀足。安稳合目，端坐其上，宛如朝霜和雪，容光照人。身穿一件白披衫，看去颇长，后半平铺身后。端的妙相庄严，令人不敢逼视。

那白玉圆榻后面，环立着十二扇黄金屏风，金光灿烂，风云雷雹、水火刀箭之迹，隐现其中。榻前立着一盏白玉灯檠，佛火青莹，焰光若定。灯侧一柄尺许长的小金戈、一根好似新采折下来的树枝、一撮黄土、一个盛水的小金盂。为物俱都不大，一样接一样，做一圈环绕在榻的左前面。易静身已行近，相隔那灯不过三尺，先未见到，如非闻声止步，再飞过去，定必冲撞上去。知是圣姑所设五官五遁法物。既然遗音示警，可见今日之来也被算定。尤神奇是，那么高大庄严的寝宫，除金屏外，看不出一点行法之迹，四壁空空。如非早知洞中禁制，易地以观，绝不知那是五遁法物，心中好生赞佩。

易静方自忖量进退，倏地眼前一亮，榻前玉石地面上，忽涌起五尺大小一轮明月，恰似一面明镜悬在空中。那光照到身上，当时只觉着心情一动，恐入幻境，忙镇心神。定睛看时，光中景物人影，忽似灯影子戏一般，一幕接一幕相继现变出来。心神不特未为所摄，灵府反而越觉空明，仿佛镜中人物景地均曾相识。知道圣姑法力神妙无方，必早算出自己今日来此，特为指点玄机，并非幻相。断定此举必有深意，事关紧要。但是当地五遁禁制厉害，危机密布，少时是否骤然发难？尚属难知。为防万一，率性在兜率宝伞护身之下，用一真大师所传坐禅之法，运用玄功，守定本命元神，潜心谛视。看到后来，方觉光中人景越看越熟，直似以前经过之事。忽又听少女声音清叱道：“道友危机将临，还不省悟么？”说时，那镜中正现

出一个白衣少女，为数妖人飞剑、法宝环攻，遭了兵解，同时，镜中似有一片清光迎头照来，为宝伞光华所阻，一闪不见。忽然大悟，把前几生的经历，一一涌上心头。

原来易静正是圣姑昔年惟一好友——白幽女，先也出身旁门，和圣姑一样，志行高洁，法力也在伯仲之间。不过圣姑喜静，轻易不见生人，幽女好事疾恶，树敌甚多。二人虽是同道至交，性情均极孤傲，不肯下人。圣姑天生丽质，仙根玉貌，未成道以前，垂涎她美色的人极多。圣姑偏又性行孤洁，一任势迫利诱，誓死不屈。虽得保持童贞成道，却受了无数颠连苦难。由此益发厌恶男子，积久成习，但对美貌少女却极喜爱。当初收玉娘子崔盈时，幽女久闻崔盈淫恶凶狡，再四劝阻。彼时圣姑尚未得参正宗佛法，明知所说甚是，一则护短，向来不肯认过；二则极爱崔盈的聪明美丽，且已收下，不便反悔。始而只以婉言相谢，意欲严加训勉，试为其难。幽女见她不纳良友忠言，心自不悦，话越切直，力言：“此女不去，必为所误。”

圣姑竟自激怒，说：“我自己甘愿受累，即使此女真个犯规叛师，淫恶不法，我也加以容恕三次。只她第四次不犯我手，决不亲手杀她，我必将她感化教导，引使归正才罢。否则有她在世一日，我也留此一日，不了此事，决不成真。再说，人非冥顽至愚，至多再蹈一次覆辙，焉有师长屡次成全宽免，尚不回头之理？”幽女答道：“妹子看此女美胜天仙，心同蛇蝎。只管现在誓悔前非，立志归正，心口如一，并非虚假。但她恶根孽骨，有生俱来，稟性如此，万无改移。你又钟爱太甚，异日尽得你所传授，一旦旧态复萌，便难制服。我不忍见平生良友，为此淫贱受害，累及仙业。将来你必后悔，我自代你除此祸胎便了。”圣姑答说：“我生平行事，从无后悔。此女现在我未逐出门墙以前，无论是谁，不容加以欺侮，暂时不

劳照顾。如等她三次犯戒之后，她已尽得我所传，只恐道友今生要想除她，还未必能如意呢！”这时二人争论已久，话说甚多，本就彼此生心，终致越说越僵。幽女见圣姑虽喜自负，彼此也常有争执，从未生过芥蒂，此日言行大改常态，心料此女必是她的夙孽。受了几句抢白，不觉有气，互相打赌，说了几句气话，幽女一怒而去。由此二人踪迹疏远。

事在三百多年以前，圣姑道已将成。只为根骨异禀，虽然得天独厚，可惜前生好些夙孽，所习不是玄门正宗。婴儿炼成以后，介于散仙、地仙之间，只能遨游十洲三岛，绝迹飞行，不能飞升紫府，成就天仙位业。如若尸解，再转一劫，今世出生，便是人家弃婴。九死一生，受尽苦难，后在依还岭巧服灵药，得了一部道书，才知吐纳修炼。圣姑为了貌美，备历险厄，几迷本性。惟恐再世堕落，败了道基，静中虚心推算，本身又该皈依佛法，否则，便须上东昆仑仙山自本岩去，独自虔修九百年，始遂飞升之愿。无如平日孤高自赏，除幽女外，绝少与人往返。又连因色贾祸，每与外人相见，必定生事，心中厌恶。所居深在幻波池底，地极隐秘，日常禁闭严密，独自清修，不见外人。虽切皈依，无人援引，正在举棋不定。李宁前三生是一高僧，忽然夙缘凑合，途中巧遇，看出圣姑是佛门弟子，特以禅机点化，并令往游身毒，寻取真经。

圣姑福至心灵，看出老和尚道行甚高，当时便欲皈依。高僧答说：“我虽指你迷途，做你师父却还不称。况我本身愿行未完，夙孽未净，尚须三世，始能正果。况又圆寂转世在即，就我应诺，也于你无益。你只谨守我言，将真经物色到手，自行参悟，久而自通。到你二百年后，孽满成道之日，我那第三生的师父，佛法甚高，我必代你求说，以无边法力，极大慈悲，在你要紧关头，前往助你证果，飞升极乐便了。”说罢，果然圆寂。

圣姑只得膜拜顶礼一番，用法力将高僧戒体火葬，如言寻得身毒国。果然在一枯树腹内，寻到一段神木，详译上刻梵文。知道内藏一部佛家真经，为禅门无上妙谛，但有佛法封禁，深藏木内。须对神木，用三年零六个月坐功，以自炼太乙金精之气将木分解，始能取视。本约定幽女，一人打坐，一人护法，将来一同开读参悟。幽女性刚，立意不等崔盈三次犯戒以后，将她除去，不再登门，连读经之念也自息了。

照着圣姑本心，崔盈天性虽恶，资质极好，世无不可渡化之人，又得了这部佛经，将来自己道成以后，一传佛法，必能大澈大悟，不致重蹈覆辙。为了和幽女彼此负气，断了交往，别时话太决绝，一心想争这口气，对于多年道义之交也未忘怀。只为幽女所习旁门，和自己一样，法力虽高，枉积炼有不少法宝，终是外道。如不早日改途，皈依正教，终于不免兵解。彼此同时学道已有多年，前辈多已飞升仙去，再拜正教中后进为师，自然不愿。难得无心中途遇神僧指点，远游西土，得了这部真经，正好一同参悟，偏生有了芥蒂。此时如往寻她，必当自己须人护法，有似屈就。意欲传授崔盈法术，欲令学成护法，等将真经取出，再寻幽女释嫌修好，同参正果。

初上来时，圣姑并不放心，连用巧法，试探崔盈心志是否坚定。俱是始终如一，毫不摇动，恭谨已极，修为尤其精进。心还暗喜，崔盈果符自己厚期。哪知崔盈奸狡异常，安心骗传道法，强制欲念，天生淫毒之性，并非真知悔改。等到把乃师传授得去多半，又得了几件有大威力的法宝，圣姑对她已越比前宠爱，本可尽得师门心法；也是圣姑亟于取出真经，与良友、爱徒同参正果，并证己言不谬，估量崔盈可以胜任，便托护法入定。事前还自小心，为防万一魔头来扰，自己多年苦修，心性又极坚定，十九无害，护法人本是恶根，也许难于应

付，特意把丹房用法力封闭严密，方始入定。

谁知护法人只是防御外敌抢夺破坏，魔头既不伤她，也非法力所能阻止。圣姑童贞入道，已历多年，夙根深厚，魔头并不能为害。只在初入定时，现了一些魔相，均以神智坚定，自然消失。崔盈却是久旷之余，早就难耐。护法已久，益发静极思动，欲念横生，直难自制。见师父入定以后，神仪内莹，潜光外映；洞中封禁，防备又严，断定无事。并且此时心智纯一，决无旁注；有此两三年光阴，偷偷出去稍为解渴，急速赶回，当不致于觉察。念头一转，心魂已飞。崔盈色胆如天，竟自私开禁制，离山远出。在外半年多，不特重拾旧欢，另外犯了许多淫恶之戒，反以不见师父追寻，认作不到功行圆满，不会发觉，只在期前赶回已足，乐得快活些日。渐渐流连忘返，胆子越大，仗着师传法力，淫凶狠毒较昔尤甚。后传到白幽女耳中，觉着圣姑虽然护持，不应纵其淫凶为恶；料有缘故，忍不住赶往质问。

说也真巧，崔盈初出山时，也还念到师恩，一面又想尽得乃师所传，并无背叛之念。日久渐把回山学道视为畏途，又以所犯淫恶太多，不是花言巧语可以掩饰。师父功行圆满，即便期前赶回，当时不知，事后也必有人告发。心中忧疑，便和所结交的两个妖人商计，竟把取经之事泄露。二妖人均是左道中能者，本恨圣姑、幽女二人，又不舍崔盈回山拘束，难再为欢，更想乘隙报仇，夺取真经和洞中法宝，同向崔盈献媚怂恿。于是率性叛师，引鬼入室。幽女也在这时赶到，见那禁制崔盈竟能开闭自如，引了二妖人入内。因怂圣姑不纳忠言，致有此患。先还不知人在入定行法，只知崔盈暗引外邪入洞，决非好事，想捉真赃实犯，使圣姑略扫颜面，以报昔日之言，当时没有发作。仗着事前警觉，身形日隐，便悄悄尾随入内，跟进丹

室。一眼瞥见，圣姑手掐印诀，面对神木入定，二妖人已然伸手想要夺取，室中禁制又吃叛徒撤去。幽女心方一惊，待要施为。崔盈以为成功在即，神木到手，同时圣姑再为妖法所杀，全洞法宝便可全数搜出，掳为已有，自是心喜。

哪知圣姑慧珠朗照，崔盈那日才走，便自知悉。因先看事太重，以为魔头厉害，不知如此容易；业已费了半年多苦功，此时正在紧要关头，只一起身，前功尽弃。又想崔盈昔日出时，仍将禁制还原，可知并无背叛之意。必是有甚事情忽然想起，看出师父不会有失，抽空一行，事完即回，不会在外久停。好在身有法力、法宝防护，只魔头无害，外来仇人到此只有找死，无足为虑，便没有动。后过了两年多，不见人回，才料崔盈此出不妙，仍未想到如此可恶。相离成功已无多日，自然忍耐下去。

二妖人议定，一个夺经，一个用妖法骤出不备，同时发难。三人入门，手刚提起，圣姑身上突发出大五行绝灭光针，飞起一蓬光雨，比电还疾，齐打中在二妖人的身上。相继一声惨嗥，当时毕命，圣姑依旧安坐未动。崔盈见状，胆落欲逃，不知怎的，身被定住，不能转动。

这时幽女才知圣姑预有防备，又看出在紧要关头，便自退出。心仍不放，惟恐还有别的妖邪来犯，特意在洞外守候到圣姑功成，方始不辞而别。心想圣姑必要寻她，并治恶徒叛逆之罪，哪知事隔三年，终无音息。这日忽见崔盈送来圣姑亲笔书信，上写：“真经取出，新近才将全文释解。如践前约，特请枉临，一同参悟修持。道友重劫将临，如不改归正教，纵然志行高尚，多积外功，兵解终恐难免。同道至友，直言奉告，勿再负气，以贻后悔。”对于叛徒之事一字未提。幽女见送信人是崔盈，已自忿怒，再一见信，越看越气。便写了一封书信，

令崔盈带回，大意是说：“圣姑怙过，不纳良友忠言，执拗到底。妖妇已然叛师行刺，仍留肘腋之下，纵使法力高强，异日不为其所暗算，也必受其大累。自己福薄缘浅，不思皈依佛门，也不敢胆大妄为，收容奸恶。虽是旁门，但知安分潜修，积善绝恶，也许天心鉴怜，临劫能以保全。请善自爱重，勿以故人为念”等语。

圣姑原是静中参悟，虽然别才数年，业已洞悉前因。妖妇崔盈是她命中爱孽，仍欲以人定胜天，导使归正。看幽女回信讥嘲，中间又涉及昔年一同修道时前嫌，不由也生了气。可是事后还曾相遇两次，圣姑说：“幽女如不降心相从，必贻后悔。”幽女答说：“道家也有正果。旁门中人，只不犯恶行，一样也能成仙，宁死无悔。”于是越来越参商。二人末次相见，圣姑得了佛经之力，功行大进，知她大劫将临，原是友情，难于恕置，特意前往点化。幽女不但不睬，语更激傲，并下逐客之令。圣姑知她难免兵解之厄，行时留了一封柬帖，请其到时开看，勿毁，姑留后应。

幽女任其放置案上，也未开视。等与妖党结仇对敌，大胜回山，已过了开视日期。想起圣姑行时，曾说那日有祸，虽遇仇敌，并未挫败，觉与前言不符。心中一动，试一开看柬帖，才知所遇妖人厉害非常，当日大败，实因骄敌自恃，措手不及，幽女法宝又极神妙之故。由此却种下了祸因。如在事前开视此柬，妖人轻易不来中土，不出山去，固可错过，不致再遇，就是出山遇上，或者不去招惹，或是得胜之后，立去幻波池少避凶锋，明年再商出山之策，也可无事。柬帖上又说：现时，洞外已被邪法布满，妖人生平不曾受挫，前日之败，引为终身奇耻大辱，立誓非复此仇不可。圣姑本人恰在幻波池入定，修炼佛法，不能来援；就派了人来，也只各尽其心，并难挽救全